

洛陽伽藍記

五卷

楊衒之(後魏)撰

澗陽廬
豐石

石友齋珍藏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再版

版權所有

洛陽伽藍記（全壹冊）

定價：大洋壹圓

印刷者：洛陽石酉齋號

發行者：洛陽大東書局

重刊洛陽伽藍記序

古聖王所以教天下者聖道而已自漢明
帝時西佛始入中國延至有唐其風
益熾蓋佛教之倡久矣元魏時高祖猶
崇尚文明世宗則尊尊釋道金刹星
羅璇臺雲集而善政善教寢爲無聞
以致不數傳而燹滅當時之金碧輝煌珠
璣瑩徹魏然上法霄漢者鞠爲茂草

嘻可懼哉楊樹之作伽藍記錄為拓跋
別史浙江吳子萊前輩臚列勝蹟以
紀于編猶是表秀黍離之遺意也余
讀是篇覺今古之間廢興之際不無有
感於心焉自同治辛未迄光緒丙子居洛
六年因將伽藍記原中付智水禪友重梓以
廣其傳爰綴數語於卷末俾後世有所
考云花朝日大梁劉毓楠拜序

曩者顧丈澗萍嘗病今世通行本伽藍記綱目混淆子註屢
雜謂紫貴曰子多暇日能重爲分晰一如劉氏知幾之所云
乎從事經季悉心推究中間輟業未有所成吳甥次平乞假
南旋娛親之暇兼治此書歲籥一周定本遂出大畧所據者
如隱堂本所參考者何氏毛氏本復旁及于御覽廣記法苑
珠林所引隻字片言咸爲比校疑文訛句論斷獨伸遂迺條
舉件繫成集證一卷復繪圖一篇列諸簡端余旣自悼無成
又惜顧丈病廢不出無由商確義例而甚喜次平好學深思
有功於古人匪淺也爰識數語以爲緣起云

道光甲午三月朔日長興朱紫貴書于吳門楓江草堂

序

元魏崛起朔漠奄有中原高祖賢明卜宅洛土聲明文物用
夏變夷洵乎軼符秦而跨江左世宗忘其國恤崇尚釋氏太
和政教爲之一衰洎乎母后臨朝閹人用事外藩首禍變故
迭興始則余朱氏張卓莽之凶焰繼則賀六渾效曹馬之故
智至永熙遷鄴而魏祚移矣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慨念故都
傷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變亂之端宗
藩廢立之由藝文古蹟之所闕苑囿橋梁之所在以及民間
怪異外夷風土莫不鉅細畢陳本末可觀足以補魏收所未
備爲拓跋之別史不特遺聞逸事可資學士文人之考覈已
也其敘錄伽藍始于閭闔宮前西則永寧胡統透而西則爲
建中長秋瑤光也東則景樂透而東則爲昭儀修梵嵩明也

其南則景林也其中小寺則願會光明司農也由是而及城外建春門則明懸龍華瓔珞也而宗聖崇真魏昌景興太康以次記焉東陽門則莊嚴秦太上君正始也青陽門則平等景寧也而歸覺附記焉由東而南開陽門則報德也龍華追聖在其東而文覺三寶寧遠正覺以次記焉宣陽門則東有景明大統而西有高陽王寺也而招福雙女永橋之歸正菩提城西之崇虛以次記焉由南而西西明門則沖覺也西陽門則宣忠白馬光寶法雲也而王典御開善以次記焉壽邱里中則又有道光寺也闔闔門則永明也大覺在其西而融覺在其東也由西而北則大夏門有禪虛也廣莫門有凝圓也此其次第也昔劉知幾言銜之此記定彼榛枯列爲子註後人合并不可復辨暇日流覽意存復古忘其淺陋重爲分

析古本既無由見未必一如舊觀而綱目麤具讀是書者或有取乎圖一篇集證一卷附於簡端卷末世之君子糾其謬焉

道光十三年十二月既望錢塘吳若準自序

洛陽伽藍記序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譔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竝理在寰區而義兼天下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城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寢滿月流光陽門飾豪雘之象夜臺圖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舍資財若遺蹟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承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北墟牆被蒿艾巷羅荆棘

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游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
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
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
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徧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
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爲始次及城外表
列門名以遠近爲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
其闕焉

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造宮室
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

東面有三門

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

漢日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門

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東陽門

漢曰東中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青陽門

漢曰望京門魏晉曰青明門高祖改爲青陽門

南面有三門

東頭第一門曰開陽門

初漢光武遷都洛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
自來在樓上後瑯琊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飛去使來視
之則是也遂以開陽爲名自魏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

次西曰平昌門

漢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西曰宣陽門

漢曰津陽門魏晉曰津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門

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

漢曰廣陽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爲西明門

次北曰西陽門

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爲西陽門

次北曰閭闔門

漢曰上西門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閭闔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北曰承明門

承明者高祖所立當金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

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沙門論議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之新門時王公卿士常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明爲稱遂名之

北面有二門

西頭曰大夏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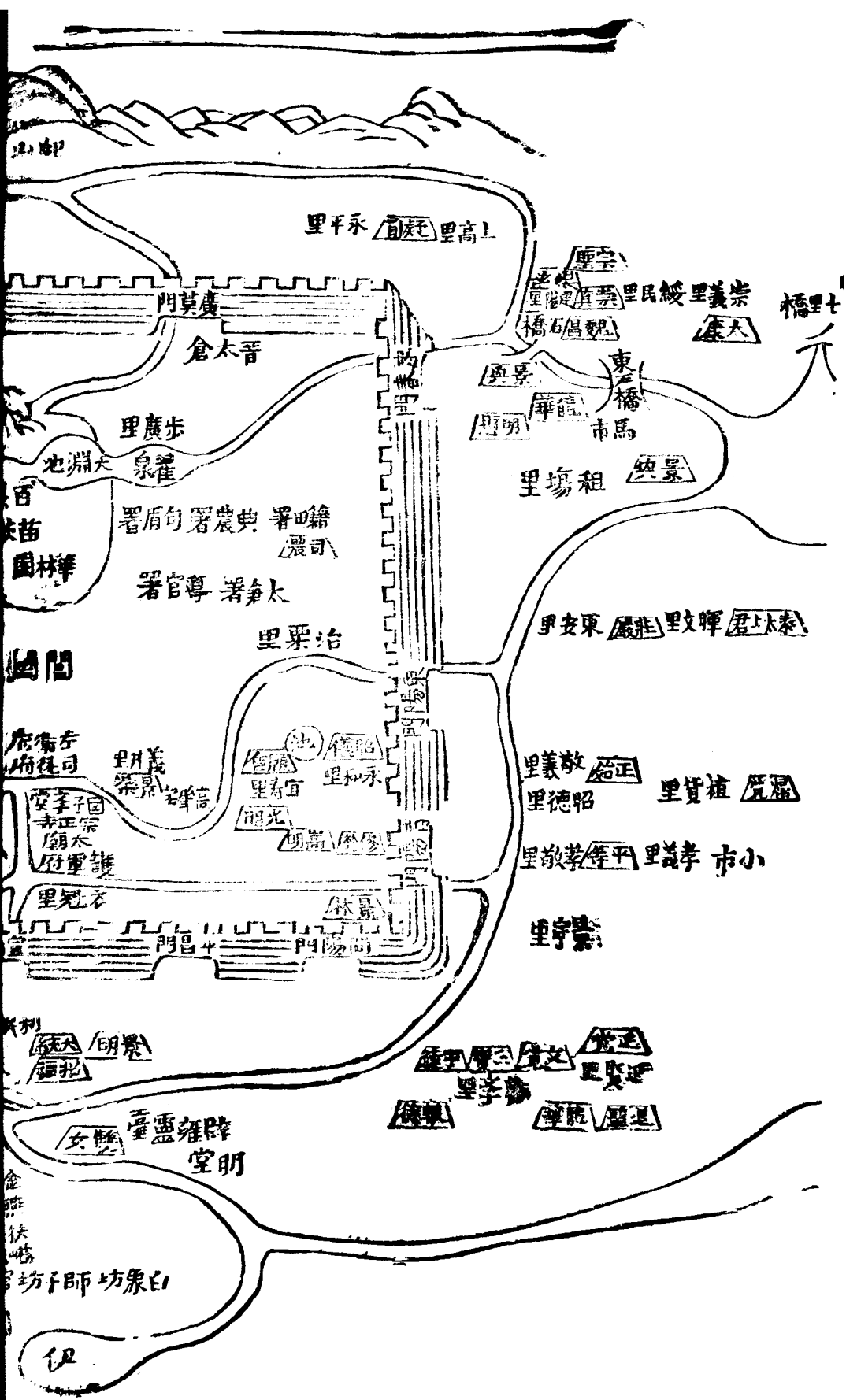
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蓋棟干雲

東頭曰廣莫門

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也

一門有三道所謂九軌

浴陽伽藍記圖



里平永 里高上

門莫廣
倉太晉

聖宗
里民綏 里義崇
橋石昌觀

橋里七

里廣步
泉蘆
署肩旬 署農典 署田籍
署官導 署錄太

東橋
市馬
里場租

里粟治

里安東 里輝 里味泰

里義深

里和永
里有直
明嘉

里義敬 里德昭 里貨植

左衛門
寺正宗
廟太
府軍護

里敬裝 里孝 市小

里冠衣

里守紫

明景
明景

里李壽
里李壽

明室
明室

坊子師 坊象白

記

河



場武開 場武皇



金墉城

小陽城

程國

橋分長
堰舍十

渠
渠陽

穀

山土

關
橋方張
壽邱里
光道

奉終里
慈差里
里錫治
里里
大市
調音里
樂律里

馬白

廬女皇

宜牛里
寬大

雲法

御

雁洲

廬崇

市金

程光

池

寺僕大
里康永

臺史御
亭永
統胡
曹元昭

里甘中
陽馬

山萊蓬
堂部

門營
府衛
府尉
曹作
府級
杜木

里陰

橋

洛

正臨

市通

歸朝
慕慕
正德
化義
里



室少 山嵩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譔

城內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閭闔門南一里御道西

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元曹北鄰御史臺閭闔門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子象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南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衛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卽四朝時藏冰處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利復高十

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
下得金象三千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
剎上有金寶餅容二十五石寶餅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
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鎖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鎖上亦
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
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
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
布輝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
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
餘里

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象一軀中
長金象十軀繡珠象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時

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瑣綺疏難得而言枯柏
松椿扶疏拂檐蕞竹香草布護墻堦是以常景碑云須彌
寶殿兜率淨宮莫尙於斯也

外國所獻經象皆在此寺

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牆也四面各開一門
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圍以雲
氣畫彩仙靈綺口青琅口赫麗華拱門有四力士四師子
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裝嚴燦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皆亦
如之所可異者惟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
門外樹以青槐互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踰斷飛塵
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

詔中書舍人常景爲寺碑父景字永昌河內人也敏學博

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爲高祖所器拔爲律學博士刑
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共治
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王元龜尙書郎祖瑩員外散騎
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議又詔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
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榷古今甚有倫序見行於
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漆
里邑之號出除長安令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
人黃門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爲繁焉
景入參近侍出爲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惟有經史盈
車滿架所著文集數百餘篇給事封暉伯作序行於世
裝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京師若
冢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街之嘗與河南尹胡世

孝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游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嘆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徧而此寺精麗閭浮所無也極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中大風發屋拔樹剝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鑄新瓶

建義元年太原王尔朱榮總土馬於此寺榮字天寶北地秀容人也世爲弟一領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有馬數萬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崩無子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太后貪秉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

猶曰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而望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今欲以鐵騎五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謂如何穆曰明公世跨并肆雄才傑出部落之民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霍復見今日榮卽日共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爲盟主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璧遂於晉陽人各鑄象不成惟長樂王子攸象光相具足端嚴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入洛詢以爲主長樂卽許之共剋期契榮三軍皓素揚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氏專寵皇宗怨望假八議者莫肯致言唯黃門侍郎徐統曰余朱榮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長戟指關所謂窮轍拒輪積薪俟燎今宿衛文武

足得一戰但守河橋觀其意趣榮懸軍千里兵老師弊以
逸待勞破之必矣后然統言卽遣都督李神軌鄭季明等
領衆五千鎮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
王從雷陂北渡赴榮軍所神軌季明等見長樂王往遂開
門降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召百官
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三千餘人十
四日車駕入城大赦天下改號爲建義元年是爲莊帝於
時新經大兵人物殲盡流迸之徒驚駭未出莊帝肇升太
極解網垂仁惟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南闕加榮使持
節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
事大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其天穆爲侍中太尉公世襲并
州刺史上黨王起家爲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二十日洛

中草猶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懷異慮貴室豪家并宅競
竄貧夫賤士襁負爭逃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三品
以上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以上贈州牧白民贈
郡鎮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爲皇后進榮爲柱國大將軍錄
尚書事進天穆爲大將軍餘官皆如故

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顥莊帝
從兄也孝昌末鎮汲郡聞余朱榮入洛陽遂南奔蕭衍是
年入洛莊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顥與莊
帝書曰大道旣隱天下匪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
幾五帝無取六軍正以糠粃萬乘鎬銖大寶非貪皇帝之
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余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爲
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

已有陳桓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
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
待時臣節豈久朕睹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
恥風行建業電赴三川正欲問罪於余朱出卿於桎梏恤
深怨於骨肉解蒼生於倒懸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我共
敘哀辛同討凶羯不意駕八成皋便爾北渡雖迫於兇手
勢不自由或口生素懷棄劍猜我聞之永歎撫衿而失何
者朕之於卿兄弟非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假有內鬪外
猶禦侮況吾與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凡今莫如棄親卽
讐義將焉據也且余朱榮不臣之蹟暴於芻午謀危社稷
愚智同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
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若克城邑絕非卿有

徒危宗國以廣寇仇快賊莽之心假卞莊之利有識之士
咸爲慙之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茲義舉
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儻天不厭亂胡羯未殄嗚嗚狼噬
薦食河北在榮爲福於卿爲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卿宜
三復兼利是圖富貴可保徇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
善擇元吉勿貽後悔此黃門郎祖榮之詞也時帝在長子
城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六月帝圍河內太守元桃湯車
騎將軍宗正珍孫等爲顥守攻之弗克時暑炎赫將士疲
勞太原王欲使帝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劉助筮
之助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之如其言桃湯珍孫並斬
首以殉三軍顥聞河內不守親率百僚出鎮河橋特遷侍
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石七月帝至河陽與顥隔河相望

太原王命車騎將軍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硤石
聞延明敗亦散走所將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
泣握手成列顯與數千騎欲奔蕭衍至長社爲社民斬其
首傳送京師二十日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餘
官亦如故進上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

永安三年逆賊朱兆囚莊帝於寺時太原王位極心驕
功高意侈子奪賊否肆意帝恐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卿
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並
入朝莊帝手刃榮於光明殿穆爲伏兵魯暹所殺榮世子
部落大人亦死焉榮下車騎將軍朱陽都等二十八人隨
八東華門亦爲伏兵所殺唯右僕射朱世隆素在家聞
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隆與妻鄉

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爲榮追福齋卽遣介朱侯討伐
爾朱邠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
尸喪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尙謂歸等曰太原王
立功不終陰圖讎逆王法無親已依正刑罪止榮身餘皆
不問卿等何爲不降官爵如故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
下何忽今日枉致無理臣欲往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
王尸喪生死無恨發言雨淚哀不自勝羣胡慟哭聲振京
師帝聞之亦爲傷懷遣侍中朱元龍齎鐵券與世隆待之
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造濟生
民赤心奉國神明所知長樂不顧信誓枉害忠良今日兩
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仇終不歸降元龍見世
隆呼帝爲長樂知其不款且以言帝帝卽出庫物置城西

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卽得萬人與歸等戰於郭外凶勢不摧歸等屢涉戎場便擊刺京師士衆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頻戰而游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人李荀爲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子恭黃門郎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世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守長廣王暉爲主改號曰建口元年尒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王口晉陽遣潁川王尒朱兆舉兵向京師子恭軍失利兆自雷陂涉渡禽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黃河奔急未謂兆得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沒馬腹故及此難書契所記未之有也銜之日昔光武受命冰橋宜於滹水昭烈中起的盧踊於泥溝皆理合於天神祇所福

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窮梟獍阻
兵安忍賊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使孟津由滕替
其逆心易稱天道禍淫鬼神福謙以此驗之信爲虛說時
兆營軍尙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刻嬪御妃主皆擁之
於幕鎖帝於寺門樓上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
不與遂囚帝還晉陽縊於三級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爲國
王又作五言曰權去生道促憂來死路長懷恨出國門含
悲入鬼鄉隧門一時閉幽庭豈復光思鳥吟青松哀風吹
白楊昔來聞死苦何言身自當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
赴京師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詩卽爲輓歌詞朝野聞之莫
不悲慟百姓觀者悉皆掩涕而已

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

王寶炬錄尙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
垂淚而去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大發當時雷雨晦冥雜
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
比邱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尋柱周年猶有
煙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
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
至七月中平陽王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十月而
京師遷鄴

建中寺普泰元年尙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所立也

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
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敞宏麗諸王莫及也
在西陽門內御道北

所謂延年里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卽魏相國司馬文王府庫東至閭闔宮門是也

西陽門內御道口有永康里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乂宅掘故井得石銘云是漢太尉荀彧宅正光年中元乂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爲謀主乂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婿熙平初明帝幼沖諸王權上太后拜乂爲侍中領軍左右令總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二年太后反政遂誅乂等沒騰田宅元乂誅日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趣以宅賜高陽王雍建義元年尙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爲榮追福題以爲寺朱門黃閣所謂仙居也以前廳爲佛殿後堂爲講室金花寶蓋徧滿其中有一涼風

堂本騰避暑之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之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

騰初爲長秋令卿因以爲名

在西陽門內御道北一里

亦在延年里卽是晉中朝時金市處

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

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刹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象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象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閭闔城門御道北

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園園中有凌雲臺卽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日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宣慈觀去地十丈觀東有靈芝鈎臺累木爲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桷圖寫列仙刻石爲鯨魚背負鈎臺旣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鈎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九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之臺以避暑

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美埒永寧講堂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戶牖相通

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腳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儀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尔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八瑤光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壻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卽魏氏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歲久遠形製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爲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徧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大傳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

懌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

開闢南御道西

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井里北門外有棗樹數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庇蔭多有憩者

有佛殿一所象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藥被庭至於大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八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爲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

後汝南王悅復修之悅是文獻之弟召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扑殿庭飛空幻惑世所未睹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合士女觀者目

亂晴迷自建義以來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闔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

東陽門內道北太北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內

太后臨朝闈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升斗者闈官之釐婦胡馬鳴珂者莫非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夔尙文籍少有名譽見闈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卽知名爲治書侍御史

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景明三象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麩木

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銜之按杜預注春秋

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池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

池西南有願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所立也佛堂前生栞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遶柯葉旁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然凡爲五重每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栞觀者成市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

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其異之遂掘光所得金象一軀

可高二尺有二菩薩趺上銘曰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
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
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象象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
怖應卽殞倒衆僧聞象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

八道爲尼遂居此寺

在永寧南一里許

寶塔五重金刹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疏朱柱素壁甚爲
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
太后說法其資養緇流徒無比也

修梵寺在清陽門內御道北嵩明寺復在修梵寺西

竝雕牆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剛鳩鴿

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磨云得其真相也

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李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塗桐楊夾植當時名爲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屬邢鸞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卓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矣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

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繡栊迎風實爲勝地

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加口禪閣虛靜隱室凝

邃嘉樹夾牖芳杜匝堦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
坐其內餐風服道結跏數息

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爲其文白頭一字景裕范
陽人也性愛恬靜邱園放敖學極六經說通百氏普泰初
起家爲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爲事注周易行之於
世也

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句盾典農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農
寺

御道北有空地儼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倉南有
翟泉周回三里卽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於翟泉也
水猶澄清洞底明靜鱗甲潛藏辨其魚鼈高祖於泉北置
河南尹中朝步廣里也泉西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

因名蒼龍海華林園中有大海卽漢天淵池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高祖於臺上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上山上有仙人館上有釣臺殿竝作虹蜺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巳辰皇帝駕龍舟鵠首游於其上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給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山東有羲和嶺嶺上有溫風室山西有姮娥峯峯上有露寒館竝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元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日西王母棗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霜卽熟亦出崑崙山一日王母桃也

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勅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口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術之時爲奉朝請因卽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爲得其旨歸

柰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棗海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爲虐穀水注之不竭離畢滂潤陽穀泄之不盈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魏撫軍府司馬楊術之譔

城東

明懸尼寺彭城武宣王總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樓南

穀水周圍繞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橋有四柱在道南銘曰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積橋柱始薶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銜之椽劉澄之山川古今記載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椽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行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僂爲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

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

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爲租場天下貢賦所聚也
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

寺南有租場里

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
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
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凝
閒堂前講內典沙門打爲時節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
聞此鐘聲以爲奇異遂造聽歌三首行傳於世

綜字世口僞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淫亂吳人
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爲主舉兵向秣陵事
旣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
月行因幸景暉及綜生認爲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

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優遂歸我聖闕
更名曰讚字世務始爲寶卷追服三年喪明帝拜綜爲太
尉公封丹陽王永安年中尙莊帝姊壽陽公主字苜犁公
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曰稱下官後除徐州
刺史加開府及京師傾覆綜棄州北走時尔朱世隆專權
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
乎世隆怒之遂縊殺之

瓊瑤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

所謂建陽里也卽中朝時白社池董威輦所居處里內有
瓊瑤慈善暉和通覺暉元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
寺里內士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僧刹養百姓所供也
宗聖寺有象一軀舉高三丈八尺端巖殊特相好畢備土

庶瞻仰日不暫瞬此象一出市井皆空炎光騰輝赫赫獨
絕世表妙伎雜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崇眞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
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一比丘云是寶
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
以誦四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
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
物比丘中第一麤行今惟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
最日貧道立身以來惟好講經實不聞誦閻羅王敕付司
卽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異似非好處
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宏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
經人中象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

碑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象正欲得它人財物
一既得它物貪心卽起旣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
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八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
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卽棄官入
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
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
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卽訪
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
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宏寶明等皆實有之
議曰人死有罪福卽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
詔不聽持經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象者任意凝
亦八白鹿山居隱修道自此以後京師比丘悉皆禪誦不

復以講經爲意

出建春南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有魏時馬市刑嵇康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譚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於誅死

魏昌尼寺闕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卽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之所東臨石橋此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南橋也澄之等蓋見此橋銘因而以橋爲太康初造也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闕官等所共立也有金象幢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

作工甚精難可揚推象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象
絲竹雜伎皆由旨給

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縣門外有洛
陽令楊機清德碑

綏民里東崇義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峻
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
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于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
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
之後始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韜爲之指子休園中曰
此是故處于休掘而驗之果得甌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
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
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疏乃服逸言號

爲聖人子休遂舍爲靈應寺所得之軀還爲三層浮圖好事者尋逐之間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大君皆游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樓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佞言傷正

華詞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問曰
太尉府前甄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造逸曰
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而異之
拜爲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曰吾不閒養生
自然長壽郭璞嘗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
步輓車一乘游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蹟三年以後遁
去莫知所在

崇義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爲之中朝時杜預之荊州出頓
之所也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時人號爲三門離別
者多云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

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

所謂東安里也北爲租場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洸濟州

刺史介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驥等四宅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

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天下號父爲秦太上公母爲秦太
上君爲母追福因以名焉

在東陽門外二里御道北

所謂暉文里里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
詔秘書監鄭道昭等四宅並豐堂崛起高門洞開趙逸云
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延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
修和宅是吳王孫皓宅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

中有五層浮圖一所修刹八雲高門向街佛事莊飾等於
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卉徧滿階墀常有大德
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

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
帝謂實曰懷甄之俗世號難治舅宐好用心副朝廷所委
實荅曰臣年迫乘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邱臣已
久乞間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
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
甄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曰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
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士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
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甄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
下還家以甄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
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愁懷甄
之義起在於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議獨出當
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義內懷鄙吝

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成名威勢所在側肩
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士子爲慕
勢諸郎臨淄官徒有在京邑聞懷輒慕勢咸共恥之唯崔
孝忠一人不以爲意問其故孝忠曰營邱風俗太公餘化
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凌遲足爲天下模楷荀濟人非
許郭不識東家雖復苗莠自口未宜榮辱也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

正始中立因以爲名

在東陽門外御道西

所謂敬義里也里內有典虞曹檐字精淨美於叢林衆僧
房前高林對牖青松緣檉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中食
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陳畱李崇施

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刑之

敬義里南有昭德里里內有尙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彪兵部尙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唯倫最爲奢侈齋宇光麗服玩精奇車馬出入踰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欽崙相屬深溪洞壑邈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八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疏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其詞曰今偏重者愛昔先民之重由樸由純然則純樸之體與造化而

津勉濠上之客。口柱下之吏。臥無爲以明心。託自然以圖志。輒以山水爲富。不以章甫爲貴。任性浮沈。若澹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鍾其人。巨量接於物表。天矯洞達。其真青松未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珍心。扎空而棲。有情入古。以如新。旣不專流蕩。又不偏華。上下居動靜之間。不以山水爲忘。庭起半邱。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入聲。榮退不爲隱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巖前。斜與危雲等曲。危與曲棟相連。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纒列之狀如一。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坡。蹬蹉踈口。水紆徐如浪峭。山口高下復危。多五尋百拔。十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口口蓬萊如何。其中煙花霧草。或傾或倒。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葉金莖。散滿塔堦。曄然目之。綺裂鼻之。馨旣共陽春等。

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之骨陰陽之精天地未覺生
此異人焉識其中羽徒紛紛泊色雜蒼黃綠頭紫頰好翠連
芳白鶴生於異縣丹足出自它鄉皆遠來以臻此藉水木
以翱翔不憶春於沙漠遂忘秋於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伺
候鳥之迷方豈下俗之所務實神怪之異口能造者其必
詩敢往者無不賦或就饒風之地或入多雲之處氣嶺與
梅岑隨春之所悟遠爲神仙所賞近爲朝士所知求解脫
於服佩預參次於山垂子英游魚於玉質王喬繫鵠於松
枝方丈不足以妙詠歌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
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一出醉此山門別有王孫公子遜
遁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逢岑愛曲值石凌欹口爲仁
智之田故能種此石山森羅兮草木長育兮風煙孤松旣

能卻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臥兮於其側春夏兮其游
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心兮何所憶

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舍宅所立也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
北

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
寺門外有金象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
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此象面有悲容兩目
垂淚徧體皆溼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
之有北邱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溼都盡更換以它
綿拭俄然復溼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余朱榮入洛陽
誅戮百官死亡塗地至永安二年二月此象復汗京邑士
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

所將江淮子弟五千餘人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
七月此象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聽觀之
至十二月尔朱兆入洛陽禽莊帝崩於晉陽在京宮殿空
虛百日無主唯尙書令司州牧樂平王尔朱世隆鎮京師
商旅四通盜賊不作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
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疏遠政行無聞逼禪位於廣陵王
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爲黃門侍郎見元叉秉權政
歸近習遂佯啞不語不預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
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復
拔刀劍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莊帝信其眞
患放令歸弟恭常住龍華寺至時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
禮文曰皇帝咨廣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

輔重基衍業奄有萬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德漸無外
一而孝明晏駕人神口主故性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
地實封陝任惟外相乃心王室大懼崩淪故推立長樂王
子攸以續絕業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惟承然羣飛
未寧橫流且及皆狼顧鴟張岳立基趾丞相一揮大定海
內而子攸不顧宗社讐忌勳德招散輕俠左右玉人遂虐
甚剖心痛齊鉗齒豈直金版告怨大鳥感德而已於是天
下之望俄然已移竊以宸極不可以曠神器豈容無主故
權從衆議暫馭兆民今大軍南邁已次河浦瞻望帝京赧
然興愧自惟寡薄本枝疏遠豈宜仰冀天情俯垂民望唯
王德表生民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憂時多口難卷懷積
載拮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懷輿主麻數允集歌訟同臻

乃徐發樞機副茲佇屬優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寅踐
成業允執厥中雖休勿休日愼一日敬之哉恭讓曰天命
至重厯數匪輕自非德協三才功齊四海無以入選帝圖
允常師錫臣既寡昧識無光遠景命雖降不能仰承乞收
成旨以允愚衷又曰王既德應圖錄僉屬收歸便可允執
其中入光大麓不勞揮遜致爽神人凡恭讓者三於是卽
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敘述莊帝
枉殺太原王之狀廣陵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爲失德直以
天末厭亂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詔來朕自作之直言門
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青之科一
依恒式廣陵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士庶咸稱聖君於
是封長廣爲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尙書令樂平王餘

官如故贈太原王相國晉王加九錫立廟於芒嶺首陽上
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
爲火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靂擊爲
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復命百官議太原王配
饗司直劉季明議曰不合世隆問其故季明日若配世宗
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終爲
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怒曰卿亦合死季明
曰下官旣爲議臣依禮而言不合聖心俘翦惟命議者咸
嘆季明不避強禦莫不嘆伏焉世隆旣有忿言季明終得
無患初世隆北叛莊帝遣安東將軍史侗平北將軍楊
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衆朱
兆馬首南向侗龍文義等率衆先降子恭見侗文義等

降亦望風潰散，兆遂乘勝逐北，直入京師，兵及闕下，矢流
壬室，至是論功，件龍文等各封一千戶。廣陵王曰：件龍文
義於王，有勳於國，無功者不許。時人稱帝剛直。彭城王尒
朱仲遠，世隆之兄也。鎮滎臺，表用其下都督口瑗為西臺
州刺史。先用後表，廣陵其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世隆侍
宴，帝每言太原王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罪有合死。世隆等
愕然自是已後，不敢復入朝。輒專擅國權，凶慝滋甚。坐持
臺省家總萬機，事無大小，先至隆弟，然後施行。天子拱已
南面，無所干預。

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六業，始造五層塔一所。平陽王武
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郎魏收等為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
日，上木畢工，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象，無

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來禮拜怪其詭異中書
舍人盧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
宮七月中帝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長安至十月終而京
師遷鄴焉

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南
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爲寺
因以名之制飾甚美綺柱珠簾椿弟慎冀州刺史慎弟津
司空竝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貴義
居末之有也普泰中爲尔朱世隆所誅後捨宅爲建中寺
出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冢
冢傍有寶明寺衆僧常曰秦出入此冢車馬羽儀若人宰
相也

孝義里東卽是洛陽小巷。北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初，從蕭係、黃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爲口八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里二千餘家，自立巷寺，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爲魚鼈寺也。景仁住此，以爲恥，遂徙居孝義里焉。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甚厚，褰裳渡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通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爲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尚書右丞張嵩竝在其坐。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暉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之承，當在江左。秦皇

玉璽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日。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溼
蟄。攢青蟲蟻。疆上瘴癘。蛙鼃共穴。人鳥同羣。短髮之君。無
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擢於五湖。禮
樂所不治。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難。以華音。復闔楚
難言。不可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剗劔殺父於前。
休龍淫母於後。背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壻。賣夫
朋淫於家。不顧譏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
民。不知瘦之爲醜。我魏膺錄。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爲鎮四
海。爲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常而並迹。禮樂憲章之盛。凌
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
粟。何爲不遜。以至於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辭雅句。縱橫奔
發。杜口流汗。含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遇病。心上急痛。訪

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遂憑元慎、元慎卽口含水、
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
儂、語則阿旁、菰稗爲飯、茗飲作漿、呷啜、鱒羹、啜蟹黃、手
把豆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手速去、還爾丹
陽、若其寒門之鬼、口頭猶修網魚、漉鱉、在河之洲、咀嚼菱
藕、拈拾雞頭、蛙羹、蚌臙、以爲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沉
湘江、漢鼓、權遶游、隨波溯浪、噉嚼沈浮、白苧起舞、揚波發
龜、急手速去、還爾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虜深矣、自此
後、吳兒更不敢解語、尋北海伏誅、其慶之還奔、蕭衍用爲
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异怪復問之曰、自晉宋
以來、號洛陽爲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
陽、始知衣冠士族、竝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日所不

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登泰山者卑培
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
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模楷褻衣博帶被及秣陵

元慎宏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入關
爲上洛太守七年背僞來朝明帝賜爵臨晉侯廣武郡陳
郡太守贈涼州刺史謚烈侯祖撫明經爲中博士父辭自
得邱壑不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
聞名高州里元慎清尚卓逸少有高操仁心自放不爲時
羈樂山愛水好游林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
有稱者讀老莊善言元理性嗜酒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慷
慨嘆不得與阮籍同時生不願仕宦爲中散常辭疾退閒
未嘗修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喪爲交友故時人弗識也

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在門元愼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
長善於解纒孝昌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
萬討葛榮夜纏著衮衣倚槐樹而立以爲吉徵問於元愼
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愼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宇
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爲葛榮所殺追贈司空
公終如其言建義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
莊帝棄郡東走忽寢射得雁以問元愼元愼曰卿執羔大
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爲諫議大夫京兆
許超寢盜羊入獄問於元愼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
封陽城侯元愼解纒義出方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
與侯小乖按令今百里卽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著
時人譬之周宣及余朱兆入洛陽卽棄官與華陰隱士王

騰周游上洛山

孝義里東市北殖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暑
爲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
兄弟相毆鬥而來觀之乃豬也卽舍宅爲歸覺寺合家入
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象生毛沿髮悉皆具足尙書左
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
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譔

城南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

景明年中立因以爲名

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

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卻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爲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懸堂光觀盛一千餘間交疏對甍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蘭芷垂列階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

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那

子才碑文曰俯聞激電旁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
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荏蒲淩蕩水物生焉或
黃甲紫鱗出沒於蘩藻青鳧白雁沈浮於綠水磻磴春籟
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得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
師諸象皆來此寺尙書祠部曹錄象凡有一千餘軀至八
月節以次入宣陽門向閭闔宮前受皇帝散花於是金花
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
百戲騰驪所在駢比名僧德衆負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
成數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

國

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爲寺碑文子才河間
人也志性通敏風情雅澗下帷覃思溫故知新文宗學府

騰身馬而孤上英規勝範陵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
輻輳在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
沾其賞者猶聽東吳之句藉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未解
褐爲世宗輓郎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
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
復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尉情賞勤專心勸誘青領
之生竟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
帝不許之子才恪請懇至辭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
大夫歸養私庭所生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
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鄴民訟殷繁前格
後詔自相子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敕子才與散騎常
侍溫子昇譔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爲

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爲政清淨吏民
安之復徵爲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咸
自子才出所著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贊記五百篇皆傳於
世鄰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爲美談也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

卽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於夜見赤
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
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人
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父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
以二十斤與之銜之案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
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迹也

東有秦太師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

皇姨所建竝爲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爲雙女寺、竝門
鄰洛水、林木扶疏、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
丈、素采布工、比於景明、至於大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
僧舍、襪施供具、諸寺莫及焉。

寺東有靈臺一所、基址雖積、猶高五丈餘、卽是漢武帝所
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於
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窗四闔、汝南王復造甄浮圖於
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
堂之上、從戎者拜曠掖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
士號明堂隊。

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營
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

靈臺南近洛河、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
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徒倚欲去、忽見一老翁來、問何從
而來、旁皇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
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
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
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
曾難期、以爲懷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
巷、但見高岍對水、淥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
壺、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
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

爲高太后追福

在開陽門外三里御道東

開陽門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二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尙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迹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云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口高祖題爲勸學里里有文覺三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頴

周迴有園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

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尙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字公懿瑯琊人也僞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瞻學多通

才辭美茂爲齊秘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制諭。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因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尙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爲簿上鷺，無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絲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錦物，自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憩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卑身素服，不聽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道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漿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

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
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醪作奴
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
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注坻屠兒割肉與科同尙書
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絕在虛空彭城王
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
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
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
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醪奴因此復號茗
飲爲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
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
內有學鬻之婦以卿言之卽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

此言戲之自是朝貴燕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
殘民遠來降者好之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
以欲爲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又意荅曰
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已來未遭陽侯之難元又與舉
坐之客大笑焉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並在報德寺
之東

法喜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二寺園林
茂盛莫與之爭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
景爲溺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
壑納穀吐伊賈爾淹毫近達河宗遠朝海若北惟洛食實

如東歸上應張梯下城河暑寒暑依叶日月裁融帝世為
宅口夏下風前臨少室卻負大行制巖東邑峭恒西疆四
險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詳觀古列考見耶
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列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
景雕曠天地發揮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錄仰
天元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命乃睠書軌永懷係定敷
茲景迹流美洪謨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
衢爰勒洛泐敢告中區

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七丈華表上作鳳皇似欲冲天
勢

永橋以南園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
四館一日歸正二日歸德三日慕化四日慕義吳人投國

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景明初僞齊建安王
蕭寶夤來降封會稽公爲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爲齊王
尙南陽長公主寶夤恥與夷人同口令公主啟世宗求入
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
侯蕭正德來降處金陵館爲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爲歸
正寺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後賜宅歸德里正光
元年口口至都久間阿那肱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
舍人常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下
可班那肱蕃王儀同之間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賜
宅歸德里北夷凶長遣子八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
熱時人謂之雁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薰化里西
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

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閭閻填列、青槐蔭陌、綠樹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樂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

永橋南道東有白象師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獻、皆施五采屏風七寶坐牀、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牆、走出於外、逢樹卽拔、遇牆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師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爲逆賊万俟醜奴所獲、雷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師子、

必伏可覓誠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竝
送二虎一狗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師子悉皆瞑
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
牽盲熊至聞師子氣驚怖跳踉曳鎖而走帝大笑晉泰元
年廣陵王卽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宐放還山林師
子亦令送歸本國送師子胡以波斯道遠不可送達遂在
路殺師子而返有司糾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師
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冢取甌
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
門侍郎徐紘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紘曰昔魏時發冢
得霍光女婿范友明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

足爲異也。后卽令統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下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游行，或遇飯食，如似寤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氏。秀攜問暢曰：卿有見死否？暢曰：有息子，歷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見。向者謬言，秀攜還以實陳聞。后遣攜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舍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

常走於達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爲櫬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詆稱是棺槨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槨木爲櫬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踴貴人疑賣棺者貨酒發此等之言也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

雍爲余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正光中雍爲丞相給輿羽葆鼓吹虎賁班劔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楹窈窕連亘飛檐反宇轆轤周通僮僕六千奴女五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求之有也出則鳴騶夾道文物成行饒吹響發笳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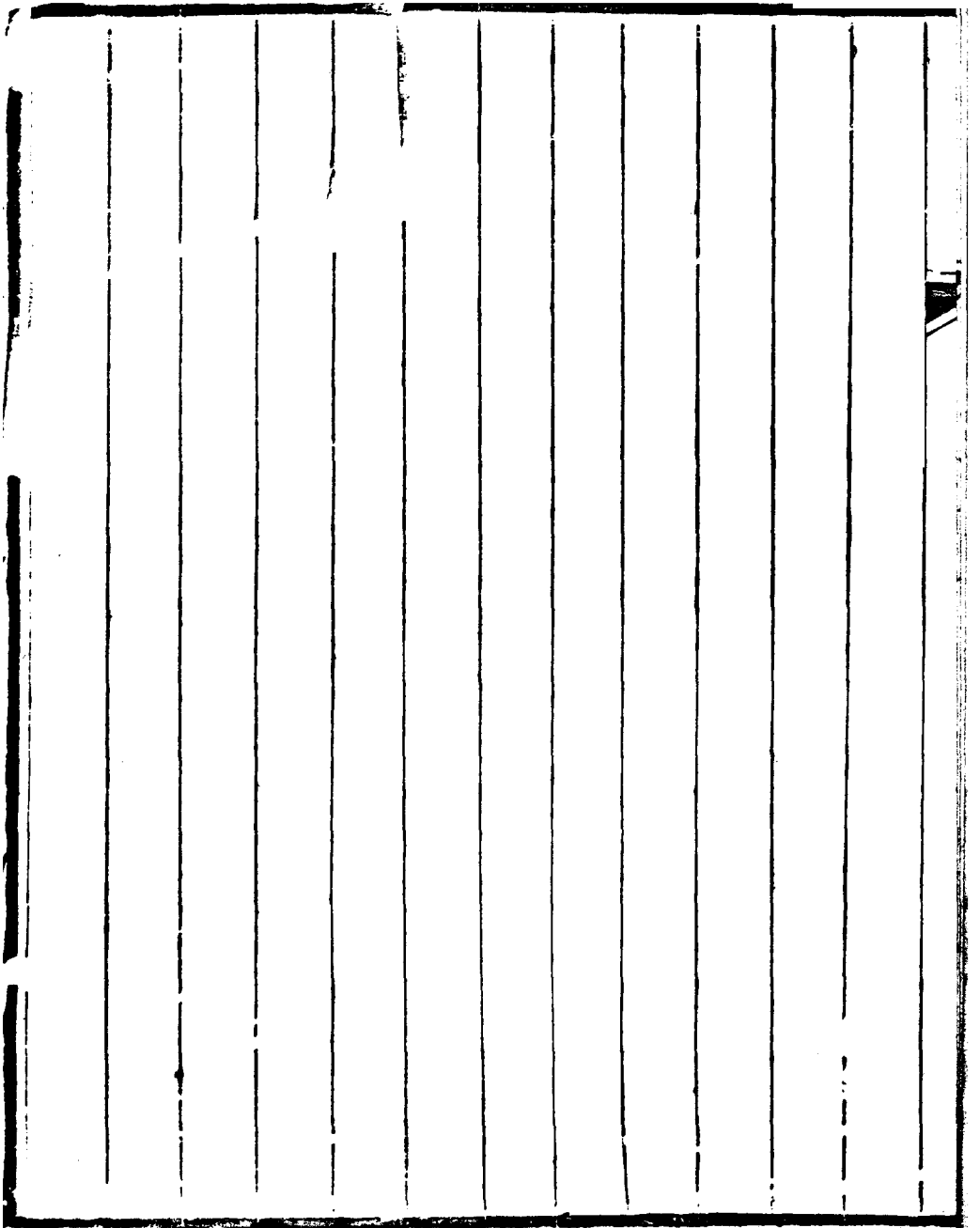
轉八則歌姬舞文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
魚池伴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日奉餐
一食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
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
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慙惡衣麤食亦常無肉止有
非菹崇客李元佑語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
元佑曰二九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卽以爲譏焉雍薨後
諸伎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箏篥能爲明
妃出塞之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
爲側室宅近清陽門徐鼓箏篥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
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豔
姿竝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亦能爲綠水歌豔姿善火

鳳舞竝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

高陽宅北有中甘里、里內荀顛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神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在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甘里、問才曰、何往、曰、往城南、城南有四夷館、才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汝穎之士、利如銚燕、趙之士、鈍如鍾信、非虛言也、舉學皆笑焉。

崇虛寺在城西卽漢之躡龍閣也延熹九年桓帝祠老子於躡龍園室華蓋之座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憩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撰

城西

沖覺寺太傅清河王懌舍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
北

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
宗崩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竝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
年六歲太后代總萬幾以懌名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
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弟宅豐大踰
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
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
形製竝如清暑殿上山鈞臺冠於當時斜峰入牖曲沼環

堂樹響飛、襲階叢花、藥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
輻輳、府僚臣佐、竝選雋俊、至於清晨、明景騁望、南臺珍羞
具設、琴笙竝奏、芳醴盈壘、嘉賓滿席、使梁三愧、兔園之游、
陳思慚、雀臺之燕、正光初元、又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懌
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子還、總萬幾、追贈太子太師、大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
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輓歌二部、葬禮、依晉安
平王孚故事、謚曰文獻、圖懌象於建始殿、拔清河國、令韓
子熙爲黃門侍郎、從王國三卿爲執戟者、近代所無也、爲
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

南

永康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惟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雌雄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爲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末、莊帝謀殺尔朱榮、恐事不果、請計於徽、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於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徽曰、婦生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特至太原、王弟告曰、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歡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繞殿內外驩叫、榮遂信之、與穆竝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温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旣誅、拜徽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及尔朱兆禽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

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少有舊恩故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時聞尔朱兆募城陽王甚重禽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總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兆得徽首亦不勲賞祖仁兆忽寢徽云我有黃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卽自思量城陽祿位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其家採掠本無金銀此寢或真至曉掩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藏隱依寢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五十四匹盡送致兆猶不滿數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爲交結楊銜之云崇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禍之門殃所畢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
徽卽托寢增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
窮其塗炭雖魏侯之咎田蚡秦王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
能加也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闍官楊王桃湯所立也時闍官伽藍
皆爲尼寺惟桃湯所建僧寺世人稱口英雄門有三層浮
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招提最爲八室至於大齋常擊鼓
歌舞也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

佛入中國之始

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

帝夢金人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遣使向西

域求之乃得經象焉時白馬負而來因以爲名明帝崩起
祇洹於陵上自此從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
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
道俗敬禮之如仰真容

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
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竝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
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者
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櫛一實直牛

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
未來預睹三世發言似讖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

太后聞之問以世惠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

能解建武元年后爲小朱藥所害始驗其言時亦有浴陽

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爵否寶公曰六竹箭不須羽東
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法和父喪大竹者杖
東廂屋者倚廬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光寶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

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爲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
逸見而嘆曰晉朝石塔寺今爲光寶寺也人問其故逸曰
晉朝三十二寺盡皆湮滅惟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
是浴室前五步應有一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
填塞輒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池平衍果
菜葱青莫不嘆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菼被岸菱荷
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
告歸徵友命朋來游此寺雷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

泉題詩花圃折蕩浮瓜以爲興適

普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尒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寺門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於東市也

法雲寺西域烏場國胡沙門僧摩羅所立也在光寶寺西

隔院竝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卽曉魏言隸書凡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祇洹寺

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爲胡飾丹素發彩金碧垂輝

摹寫眞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

伽藍之內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禾被庭京師沙門好胡

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戒行眞苦難可掄揚秘咒神驗闔

浮所無祝枯樹能生枝葉咒人變爲驢馬見之莫不忻怖

酉城所齋舍利骨及佛牙經象皆在此寺

寺北有侍中尙書令臨淮王或宅或博通典籍辨慧清恬
風儀詳審容止可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珍金蟬耀首寶
玉鳴膏負荷執笏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歎服或性愛
山林又重賓容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游
後園僚案成羣俊民滿席絲桐發響羽觴流行詩賦竝陳
清言乍起莫不飲其元奧忘其福郊焉是以八或室者謂
登仙也荆州秀才張裴裳爲五言有清拔之句云異秋花
共色別樹鳥同聲或以蛟龍錦賜之亦有得緋綢緋綾者
惟河東裴子明爲詩不工罰酒一石子明八日而醉眠時
人譬之山濤及尔朱兆入京師或爲亂兵所害朝野痛惜
焉

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回八里市南有

皇女臺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丈餘。景明中，比邛道恒立靈仙寺於其上。臺西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釗宅。市西北有土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卽漢書所謂采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者。

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爲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爲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匹，至於鹽粟貴賤市賈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蹟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僣於王者。

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爲壯士歌，頃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虐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

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爲旰食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卽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劔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劔客思奮延伯膽畧不羣威名早著爲國展力二十餘年攻無全城戰無橫陳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場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單馬八陳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鎮戎豎二年之間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子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爲流失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

市西有退酤沽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罌貯酒暴於日中

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而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曰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逢路盜賊飲之卽醉皆被禽獲因復命禽效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市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爲業賃輜車爲事有輓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追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妝行路人見而悅近之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爲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秋乃止

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

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口口重門
啟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奴婢緹衣五味八珍
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僭不聽金銀錦繡雖立此
制竟不施行

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
不治喪而嫁娶納河內人向子集爲夫雖曰改嫁仍居英
宅英聞梁氏嫁白晝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
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卽變爲桃人
所騎之馬亦變爲茅馬從者數人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
舍宅爲寺

南陽人侯慶有銅象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疑爲金

色遇急事遂以牛它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象謂
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償金
色焉。覺悟心不遑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惟有
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象自然金色光照。四
鄰一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觀。尙書右僕射
元稹聞里內頗有怪異。遂改準財里爲齊諧里也。

自退酤以西。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
二里。南北十五里。並名爲壽邨里。皇宗所立也。民間號爲
王子坊。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百
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獨不見牛羊之
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
修園宅。互相夸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

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
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
柏堂形加徽晉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績爲繩妓女三
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瑛
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瑛令朝雲假爲貧嫗
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送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
山谷爲寇也卽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
吹篪踐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城西城求名焉遠至波斯
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其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
有名予以銀爲槽金爲鎖環諸王服其豪富瑛常語人云
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卯雕薪況我大魏
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窗戶之上列錢青瑣玉

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
食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餅銀匱百餘口甌槃盤盒稱
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盃赤玉卮數十枚作工
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
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繡纈油綾
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勝計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
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
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曰卿
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嘆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
人寶貨多融誰知河間贍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
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剗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于是
國宗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者不可較數及太后

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惟融與陳諤
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問
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匹、所獲多矣、朝貴服其
清廉、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邨里
間列刹相望、祇這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
多至河間寺、觀其殿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
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磴、巖嶢、朱荷出池、綠萍
浮水、飛梁跨閣、口樹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想之不
如也、

追光寺侍中尙書令東平王暉之宅也、

畧生而岐嶷、幼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爲黃
門侍郎、元又專政虐、加宰輔、畧密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

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雄規不就、纒起同謀、畧兄弟四人、竝罹塗炭、惟畧一身逃命、江右蕭衍素聞畧名、見其器度寬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者、幾人畧對曰、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駕鸞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大笑、乃封畧爲中山王食邑千戶、儀比王子、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劔卒千人、畧爲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貴侈於矜、尙見略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略歸國、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畧、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本朝、敘錄存沒、因卽悲泣、衍哀而遣之、乃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綉縞寶玩

之物不堪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詩贈者百餘人凡見敬禮如親比略始濟淮明帝拜略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略至闕詔曰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桓能文大啓陳國是用聲彪磐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略體自藩華門勲夙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旣見義忘家捐生殉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雖弛擔爲梁今便言旋關下有志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卽心立稱故封義陽然國旣邊地厲食宅邑求之二三未爲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等進尚書令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略從容閒雅本自天姿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諡日文貞嗣王景式捨宅爲此寺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閭闔門外御道南

有五層浮圖一所與沖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比
邨曇謨最善於禪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
門善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
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云
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博真教不能過也流支
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贊歎唱言微妙卽爲胡書寫
之傳之於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爲東方聖
人

大覺寺廣平王懷捨宅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

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禮臬顯敞實爲
勝地是以溫子昇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懷所居之

堂上置七楹，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閣紫葉秋霜，隆草則菊吐黃華。名僧大德，宗以遺煩。宋熙年中，平陽王卽位，造甄浮圖一所，是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溫子昇以爲文也。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

時佛法經象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樂土。宣武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廡連互，一千餘間。庭列修竹，擔拂高松，奇花異草，駢闐階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垂績紡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門焉。子善提按，隨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句推國。北

行十一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
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強大民戶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
精珍異饒檳榔從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
蕭衍國拔陀至揚州歲餘隨揚州比邱法融來至京師沙
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陀云古有奴調國乘四輪馬爲車斯
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爲之其樹入火不然凡南方諸國
皆因城郭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國
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風百
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殺

寺西有宜生里里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
等二宅景皓者河內刺史陳留莊王祚之子立性虛豁少
有大度愛人好事待物無遺夙善元言道家之業遂舍半

宅安置佛徒、演唱大乘數部、竝進京師大德超光、擬榮四法師、三藏胡沙門、善提流支等、咸預其席、諸方枝術之士、莫不歸赴、時有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恒來造第、與沙門論議、時號爲元宗先生、暉遂遣人中夾貯象一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皓前廳、須臾彌寶座、永安二年中、此象每夜行、繞其座四面、腳迹隱地、成文、于是士庶異之、咸來觀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而京師遷鄴、武定五年、暉爲洛州開府長史、重加采訪、寥無影迹、

出閭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

橋或云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
爲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訛語號爲張夫人橋朝士
送迎多在此處

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爲名昔都
水使者陳勰所造令備夫一千歲恆修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誤

城北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

寺前有閱武場歲終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
有羽林馬僧相善觶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
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恒令二人對爲角戲
中朝時宣武場大夏門東北今爲光風園首宿生焉

東、
疑圓寺闡官濟州刺史賈璩所立也在廣莫門外一里御道

所謂永平里也注卽漢太上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此里
值母亡捨以爲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竹柏成

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來游觀，爲五言者不可勝數。

洛陽城東北有上高景，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閻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惟有造瓦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陽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甕子，人皆棄去住者恥。唯冠軍將軍郭文遠游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口郭冠軍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侂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聞義里有敦煌人宋雲宅，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龜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

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卽國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卽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上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唯土谷渾城左右、燠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俗、政治多爲夷法、從土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爲土谷渾所吞、今城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洪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口中國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城旁花

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
捍慶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象一軀舉
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恒東立不肖西顧父老傳
云此象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象歸
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卽起塔封四百
戶供灑掃戶人有患以金箔帖象所患處卽得陰愈後人
於象邊造丈六象者及諸宮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
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幅上隸書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
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幅觀其年號是姚秦時幡從捍慶城
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雞幘頭後
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
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東帶

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翦髮髻，面以爲哀戚，髮長四寸，卽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將一比邱石，毘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吳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卽往看。毘盧旃施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見佛，當卽從命。毘盧旃鳴鐘告佛，卽遣羅睺羅變形爲佛，從空而見，眞容。王五體投地，卽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象，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令覆釜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莫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鞞於今不爛，非皮非口，莫能審之。案于闐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八朱駒波

國人民山居五穀甚豐食則麩麥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
苑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門同其國疆界
可五日行徧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蔥嶺山
復西行三日至鉢孟城三日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
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
呪殺商人盤陀王聞之舍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呪
四年之中盡得其術還復王位復呪池龍龍變爲人悔過
向王卽徙之蔥嶺山去此池二千餘里今日國王十三世
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卑賈
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匪險峻關階坡方此則夷自發蔥
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矣漢
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蔥嶺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

之中、人民決水以種、聞中國田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
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蔥嶺高峻、不生草
水、是時八月、天氣已寒、北風驅雁、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八
鉢和國高山、深谷險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爲城、人民服
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
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峰、十月之初、至噉
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壇爲屋、隨
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
陽轉運、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爲一歲、
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
十餘國皆來朝賀、王張大氈帳、方四十步、周回以翟絨爲
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四金鳳皇爲牀脚、見大魏使人、再

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噉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帶一角，長八尺，奇長二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王下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爲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夷奉獻甚饒珍異。按噉國去京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絕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難艱。雪有白光，照曜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

中甸八縣彌國此國漸出蔥嶺土田嶢嶻民多貧困峻路
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鐵鎖爲
橋懸虛爲渡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
以行者望風謝路耳十二月初八烏場國北接蔥嶺南連
天竺土氣和煥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匹臨淄之神州原
田廩臚等咸陽之上上鞞羅施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舊
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精食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
貝琵琶箏篔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
立刑殺唯從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
驗隨事輕重當時卽決土田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
果繁熟夜聞鐘聲徧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采
之上佛供養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詔書聞太

后崇奉佛法卽面東合掌遙心頂禮遣解魏語人問宋雲
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荅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
中實如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孔莊
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竝在其上說
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王曰
若如卿言卽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宋雲於是與惠
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蹟水東有佛曬衣處初如來在烏場
國行化龍王曠怒興大風雨佛僧伽黎表裏通溼雨止佛
在石下東面面坐曬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
明見至於網縷亦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
轉明佛坐處及曬衣所竝有塔記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
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土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

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
人名曰龍王寺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石之迹起塔籠
之履石之處若水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
千餘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卽生
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陀維寺佛事最多浮圖高
大僧房逼側周匝金象六千軀王年常大會皆在此寺國
內沙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比邱戒行精苦觀其風
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東南山行
八日如來苦行投身俄虎之處高山巖窈危岫八雲嘉禾
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日宋雲與惠生割捨行
資於山頂造浮圖一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收骨寺
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剎皮爲

紙折骨爲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
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
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煥、草木冬青、當時太族御辰、
溫熾已扇、鳥鳴春樹、蝶舞花叢、宋雲遠在絕域、因矚此芳、
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呪、
然後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
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
里、太子草庵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
繞樹不去、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
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釋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
嫚姪之處、石上毛尾爪蹟、今悉炳然、阿周陁窟及門子供、
養盲父母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行、

相向坐處其次弟相對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泉
水北有寺恒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
發午至每及中食此是護塔神渥婆仙使之然此寺昔日
有沙彌常除灰目入神定維那輓之不覺皮連骨離渥婆
仙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婆仙立廟圖其形象以金傅
之隔小嶺有婆好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叉
常來供養灑埽取薪凡俗比邛不得在寺大魏沙門道榮
至此禮拜而去不敢停畱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
羅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噉噬所滅
遂立勅憊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凶暴多行殺戮
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
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自恃勇力與罽賓爭境連

兵戰鬥已歷三年，王有門象七百頭，一負十八，手持刀，搯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詣軍，通詔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莫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險路，得無勞苦也？」宋雲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雖險，未敢言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頓弊。王荅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冰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嗷噓烏場，王竝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荅曰：「我見魏主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一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

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跋提國送師子見兩頭與
乾陀羅王雲等見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所畫莫參其儀
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餘僧
復西行三月至辛頭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
河而出十二年口以月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魚鱗
紋復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戶
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內外凡有古寺
名僧德衆道行高竒城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
石象莊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曜人目寺前繫白
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棗季冬始熟父老傳云
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太子夫妻以兒女乞婆羅門象
胡人見之莫不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

有塔寺、寺石上有伽葉佛蹟、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淡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道榮傳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弟子游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有國王名伽尼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來、果有三尺、俄然卽失、道榮傳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此童子、卽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止、王始夏廣塔基、三百餘步、道榮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榮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爲陛階、砌櫺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柱、高三尺、金盤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榮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

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揆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天宮籠蓋之雀，離淨圖自作。以來三經天火所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所燒，佛法當滅，道榮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輓轡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物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爲第一。此塔初成，用珍珠爲羅網覆於其上。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網價值萬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奪。

復慮六塔破壞無人修補卽解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西北二日步掘地埋之上種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象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堂此珠若興心欲取則有禍變刻石爲銘屬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表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旣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卽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敕付五包百尺幡千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幡二千口惠生從子闐至乾陀所有佛事悉皆流布至此頓盡惟畱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毘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

充灑埽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摹寫雀離浮圖
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波一大水至如
來爲尸毘王救鴿之處亦起塔寺昔尸毘王倉庫爲火所
燒其中糴米熇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
民須禁日取之道樂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
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佛蜂窠至者賀濫
時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
丈七以水筒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動百人
不舉直有輕時二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身佛髮竝作寶
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鹿見佛影八山齋十五步四
面向戶遙望則衆相炳然近看瞋然不見以手摩之惟有
石壁漸漸卻行始見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有方石石

上有佛迹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有日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六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八地佛法當滅并爲七塔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胡字分明於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光二年二月始還天關銜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道榮傳宋雲家記故竝載之以備缺文

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九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芒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口嵩高中有閑居寺栖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升道寺京

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灤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